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第十六回

大柳庄孝子事親　樂清縣賢宰愛士

話說匡超人望見自己家門心裏歡喜兩步做一步急急走來敲門母親聽見是他的聲音開門迎了出來看見道小二你回來了匡超人道娘我回來了放下行李整一整衣服替娘作揖磕頭他娘捏一捏他身上見他穿着極厚的棉襖方纔放下向他說道自從你跟了客人去後這一年多我的肉身時刻不安一夜夢見你

掉在水裏我哭醒來一夜又夢見你把腿跌折了一夜又夢見你臉上生了一個大疙瘩指與我看我替你拿手掐總掐不掉一夜又夢見你來家望着我哭把我也哭醒了一夜又夢見你頭戴紗帽說做了官我笑着說我一個庄農人家那有官做傍一個人道這官不是你兒子你兒子却也做了官却是今生再也不到你跟前來了我又哭起來說若做了官就不得見面這官就不做他也罷就把這句話哭着吆喝醒了

把你爺也嚇醒了你爹問我我一五一十把這
夢告訴你爹你爹說我心想癡了不想就在這
半夜你爹就得了病半邊身子動不得而今睡
在房裏外邊說着話他父親匡太公在房裏已
聽見兒子回來了登時那病就輕鬆些覺得有
些精神匡超人走到跟前叫一聲爹兒子回來
了上前磕了頭太公叫他坐在床沿上細細告
訴他這得病的緣故說道自你去後你三房裏
叔子就想着我這個屋我心裏算計也要賣給

他除另尋屋再剩幾兩房價等你回來做個小本生意傍人向我說你這屋是他屋邊屋他謀買你的須要他多出幾兩銀子那知他有錢的人只想便宜豈但不肯多出錢照時值估價還要少幾兩分明知道我等米下鍋要殺我的巧我賭氣不賣給他他就下一個毒串出上手業主拿原價來贖我的業主你曉得的還是我的叔輩他倚恃尊長開口就說本家的產業是賣不斷的我說就是賣不斷這數年的修理也是

要認我的他一個錢不認只要原價回贖那日在祠堂裏彼此争論他竟把我打起來族間這些有錢的受了三房裏囑託都偏爲着他倒說我不看祖宗面上你哥又沒中用說了幾句道三不着兩的話我着了這口氣回來就病倒了自從我病倒口用藍發艱難你哥聽着人說受了原價爲過吐退與他那銀子零星收來都花費了你哥看見不是事同你嫂子商量而今和我分了另吃我我想又沒有家私給他自掙自吃

也只得由他他而今每早挑着担子在各處趕集尋的錢兩口子還養不來我又睡在這里終日只有出的氣沒有進的氣間壁又要房子翻蓋不顧死活三五天一回人來催口裏不知多少閒話你又去得不知下落你娘想着一場兩場的哭匡超人道爹這些事都不要焦心且靜靜的養好了病我在杭州虧遇着一個先生他送了我十兩銀子我明日做起個小生意尋些柴米過日子三房裏來催怕怎的等我回他母

親走進來叫他吃飯他跟了走進厨房替嫂子作揖嫂子倒茶與他吃吃罷又吃了飯忙走到集上把剩的盤程錢買了一隻猪蹄來家煨着晚上與太公吃買了回來恰好他哥子挑着担子進門他向哥作揖下跪哥扶住了他同坐在堂屋告訴了些家裏的苦楚他哥子愁着眉道老爹而今有些害發了說的話道三不着兩的現今人家催房子挨着總不肯出帶累我受氣他疼的是你你來家早晚說着他些說罷把担

子挑到房裏去匡超人等菜爛了和飯拿到父親面前扶起來坐着太公因兒子回家心裏歡喜又有些葷菜當晚那菜和飯也吃了許多剩下的請了母親同哥進來在太公面前放卓子吃了晚飯太公看着歡喜直坐到更把天氣纔扶了睡下匡超人將被单拿來在太公脚跟頭睡次日清早起來拿銀子到集上買了幾口猪養在圈裏又買了斗把豆子先把猪肩出一個來殺了燙洗乾淨分肌劈理的賣了一早晨又

把豆子磨了一廂豆腐也都賣了錢拿來放在
太公床底下就在太公跟前坐着見太公煩悶
便搜出些西湖上景致以及賣的各樣的吃食
東西又聽得各處的笑話曲曲折折細說與太
公聽太公聽了也笑太公過了一會向他道我
要出恭快喊你娘進來母親忙走進來正要替
太公墊布匡超人道爹要出恭不要這樣出了
像這布墊在被窩裏出的也不自在況每日要
洗這布娘也怕薰的慌不要薰傷了胃氣太公

道我站的起來出恭倒好了這也是沒奈何匡超人道不要站起來我有道理連忙走到廚下端了一個瓦盆盛上一瓦盆的灰拿進去放在床面前就端了一條板櫈放在瓦盆外邊自己扒上床把太公扶了橫過來兩隻脚放在板櫈上屁股緊對着瓦盆的灰他自己鑽在中間雙膝跪下把太公兩條腿捧着肩上讓太公睡的安安穩穩自在出過恭把太公兩腿扶上床仍舊直過來又出的暢快被窩裏又沒有臭氣他

把板櫈端開瓦盆拿出去倒了依舊進來坐着到晚又扶太公坐起來吃了晚飯坐一會伏侍太公睡下蓋好了被他便把省裏帶來的一個大鐵燈盞裝滿了油坐在太公傍邊拿出文章來念太公睡不着夜裏要吐痰吃茶一直到四更鼓他就讀到四更鼓太公叫一聲就在跟前太公夜裏要出恭從前没人服侍就要忍到天亮今番有兒子在傍伺候夜裏要出就出晚飯也放心多吃幾口匡超人每夜四鼓纔睡只睡

一個更頭便要起來殺猪磨豆腐過了四五日他哥在集上回家的早集上帶了一個小雞子在嫂子房裏煮着又買了一壺酒要替兄弟接風說道這事不必告訴老爺罷匡超人不肯把雞先盛了一碗送與父母剩下的兄弟兩人在堂裏吃着恰好三房的阿叔過來催房子匡超人丢下酒向阿叔作揖下跪阿叔道好呀老二回來了穿的恁厚厚敦敦的棉袄又在外邊學得恁知禮會打躬作揖匡超人道我到家幾日

事忙還不曾來看得阿叔就請坐下吃杯便酒罷阿叔坐下吃了幾杯酒便提到出房子的話匡超人道阿叔莫要性急放着弟兄兩人在此怎敢白賴阿叔的房子住就是沒錢典房子租也租兩間出去住了把房子讓阿叔只是而今我父親病着人家說病人移了床不得就好如今我弟兄着急請先生替父親醫若是父親好了作速的讓房子與阿叔就算父親是長病不得就好我們也說不得料理尋房子搬去只管

占着阿叔的不但阿叔要催就是我父母兩個老人家住的也不安阿叔見他這番話說的中聽又婉委又爽快到也沒的說了只說道一個自家人不是我只管要來催因為要一總折了修理既是你恁說再就帶些日子罷匡超人道多謝阿叔阿叔但請放心這事也不得過遲那阿叔應諾了要去他哥道阿叔再吃一杯酒阿叔道我不吃了便辭了過去自此以後匡超人的肉和豆腐都賣得生意又燥不到日中就賣

完了把錢拿來家伴着父親算計那日賺的錢多便在集上買個雞鴨或是魚來家與父親吃飯因太公是個痰症不十分宜吃大葷所以要買這些東西或是猪腰子或是猪肚子倒也不斷醫藥是不消說太公日子過得稱心每日每夜出恭小解都是兒子照顧定了出恭一定是匡超人跪在跟前把腿捧在肩頭上太公的病漸漸好了許多也和兩個兒子商議要尋房子搬家到是匡超人說父親的病纔好些索性等

再好幾分扶着起來走得再搬家也不遲那邊人來催都是匡超人支吾過去這匡超人精神最足早半日做生意夜晚伴父親念文章辛苦已極中上得閒還溜到門首同鄰居們下象棋那日正是早飯過後他看着太公吃了飯出門無事正和一個本家放牛的在打稻場上將一個稻籮糊過來做了桌子放着一個象棋盤對着只見一個白鬍老者背剪着手來看看了半日在傍邊說道噯老兄這一盤輸了匡超人抬

頭一看認得便是本村大柳庄保正潘老爹因
立起身來叫了他一聲作了揖潘保正道我
道是誰方纔幾乎不認得了你是匡太公家匡
二相公你從前年出門是幾時回來了的你老
爹病在家裏匡超人道不瞞老爹說我來家已
是有半年了因為無事不敢來上門上戶驚動
老爹我家父病在床上近來也畧覺好些多謝
老爹記念請老爹到舍下奉茶潘保正道不消
取擾因走近前替他把帽子升一升又拿他的

手來細細看了說道二相公不是我奉承你我自小學得些麻衣神相法你這骨格是個貴相將來只到二十七八歲就交上好的運氣妻財子祿都是有的現今印堂顏色有些發黃不日就有個貴人舉照命又把耳朵邊揣着看看道那也還有個虛驚不大礙事此後運氣一年好似一年哩匡超人道老爹我做這小生意只望賺不折了本每日尋得幾個錢養活父母便謝天地菩薩了那裡想甚麼富貴輪到我身上潘

保正搖手道不相干這樣事那里是你做的說罷各自散了三房裏催出房子一日緊似一日匡超人支吾不過只得同他硬撑了幾句那里急了發狠說過三日再不出叫人來摘門下瓦匡超人心裏着急又不肯向父親說出過了三日天色晚了正伏侍太公出了恭起來太公睡下他把那鉄燈盞點在傍邊念文章忽然聽得門外一聲響亮有幾十人聲一齊吆喝起來他心裏疑惑是三房裏叫多少人來下瓦摘門頂

刻幾百人聲一齊喊起一派紅光把窗紙照得通紅他吽一聲不好了忙開出去看原來是本村失火一家人一齊跑出來說道不好了快些搬他哥睡的夣夢銃銃扒了出來只顧得他一副上集的担子担子裏面的東西又零碎芝蔴糖豆腐乾腐皮泥人小孩子吹的簫打的叮噹女人戴的錫簪子攏着了這一件掉了那一件那糖和泥人斷的斷了碎的碎了弄了一身臭汗纔一總捧起來朝外跑那火頭已是望見有

又把高一個一個的火團子往天井裏滾嫂子
捨了一包被褥衣裳鞋脚抱着哭哭啼啼反往
後走老奶奶嚇得兩脚軟了一步也挪不動那
火光照耀得四處通紅兩邊喊聲大震匡超人
想別的都不打緊忙進房去搶了一床被在手
內從床上把太公扶起背在身上把兩隻手攥
得緊緊的且不顧母親把太公背在門外空處
坐着又飛跑進來一把拉了嫂子指與他門外
走又把母親扶了背在身上纔得出門那時火

已到門口幾乎沒有出路匡超人道好了父母都救出來了且在空地下把太公放了睡下用被蓋好母親和嫂子坐在跟前再尋他哥時已不知嚇的躲在那里去了那火轟轟烈烈熚熚烞烞一派紅光如金龍亂舞鄉間失火又不知救法水次又遠足足燒了半夜方纔漸漸熄了稻場上都是烟煤兀自有焰騰騰的火氣一村人家房子都燒成空地處匡超人沒奈何無存身望見莊南頭大路上一個和尚菴且把太公

背到菴裏叫嫂子扶着母親一步一挨挨到庵門口和尚出來問了不肯收留說道本村失了火凡被燒的都沒有房子住一個個搬到我這庵裏時再蓋兩進屋也住不下況且你又有個病人那里方便呢只見庵內走出一個老翁來定睛看時不是別人就是潘保正匡超人上前作了揖如此這般被了回祿潘保正道匡二相公原來昨晚的火你家也在內可憐匡超人又把要借和尚庵住的話和尚不肯說了一遍潘

保正道師父你不知道匡太公是我們村上有名的忠厚人況且這小二相公好個相貌將來借一定發達你出家人與人方便自己方便權一間屋與他住兩天他自然就搬了去香錢我送與你和尚聽見保正老爹吩咐不敢違拗纔請他一家進去讓出一間房子來匡超人把太公背進屋裏去睡下潘保正進來問候太公太公正謝了保和尚燒了一壺茶來與眾位吃保正回家去了一會又送了些飯和菜來與他歷

鬍直到下午他哥纔尋了來反怪兄弟不幫他搭東西匡超人見不是事託保正就在庵傍大路口替他租了間半屋搬去住下幸得那晚原不曾賍下本錢還帶在身邊依舊殺猪磨豆腐過日子晚間點燈念文章太公却因着了這一嚇痾更添得重了匡超人雖是憂愁讀書還不歇那日讀到二更多天正讀得高興忽聽窗外鑼響許多火把簇擁着一乘官轎過去後面馬跡一片聲音自然是本縣知縣過他也不曾住

聽由着他過去了不想這知縣這一晚就在莊上住下了公館心中歎息這樣鄉村地面夜深時分還有人苦功讀書實爲可敬只不知這人是秀才是童生何不傳保正來問一問當下傳了潘保正來問道莊南頭廟門傍那一家夜裏念文章的是個甚麽人保正知道就是匡家悉把如此這般被火燒了租在這裏住這念文章的是他第二個兒子匡迥每日念到三四更鼓不是個秀才也不是個童生只是個小本生意

人知縣聽罷慘然吩咐道我這裏發一個帖子你明日拿出去致意這匡迥說我此時也不便約他來會現今考試在即叫他報名來應考如果文章會做我提拔他保正領命下來次日清早知縣進城回衙去了保正叩送了回來飛跑走到匡家敲開了門說道恭喜匡超人問道何事保正帽子裏取出一個單帖來遞與他上寫侍生李本瑛拜匡超人看見是本縣縣主的帖子嚇了一跳忙問老爹這帖是拜那個的保正

悉把如此這般老爺在你這裏過聽見你念文章傳我去問我就說你如此窮苦如何行孝都稟明了老爺老爺發這帖子與你說不日考校叫你去應考是要抬舉你的意思我前日說你氣色好主有個貴人星照命今日何如匡超人喜從天降捧了這個帖子去向父親說了太公也歡喜到晚他哥回來看見帖子又把這話向他哥說了他哥不肯信過了幾天時縣裏果然出告示考童生匡超人買卷子去應考考過了

發出團案來取了覆試匡超人又買卷伺候知縣坐了堂頭一個點名就是他知縣叫住道你今年多少年紀了匡超人道童生今年二十二歲知縣道你文字是會做的這回覆試更要用心我少不得照顧你匡超人磕頭謝了領卷下去覆試過兩次出了長案竟取了第一名案首報到鄉里去匡超人拏手本上來謝知縣傳進宅門去見了問其家裏這些苦楚便封出二兩銀子來送他這是我分俸些須你拏去奉養父

母到家並發忿加意用功府考院考的時候你再來見我我還資助你的盤費匡超人謝了出來回家把銀子拿與父親把官說的這些話告訴了一遍太公着實感激捧着銀子在枕上望空磕頭謝了本縣老爺到此時他哥纔信了鄉下眼界淺見匡超人取了案首縣裏老爺又傳進去見過也就在庄上大家約着送過賀分到他家來太公吩咐借間壁菴裏請了一天酒這時殘冬已過開印後宗師按臨溫州匡超人叩

辭別知縣知縣又送了二兩銀子他到府府考過接着院考考了出來恰好知縣上轅門見學道在學道前下了一跪說罪職這取的案首匡迥是孤寒之士且是孝子就把他行孝的事細細說了學道道士先器識而後辭章果然內行克敦文辭都是末藝但昨看匡迥的文字理法雖略有未清才氣是極好的貴縣請回領教便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婚姻締就孝便衰于二親科第取來心只繫乎兩榜未知匡超人這一

考得進學否且聽下回分解

篤匡超人孺慕之誠出於至性及纔歷仕途便爾停妻再娶勢使然耶抑亦達官道畜生道固同此一番輪回也

儒林外史第十七回

匡秀才重遊舊地　趙醫生高踞詩壇

話說匡太公自從兒子上府去考尿屎仍舊在牀上他去了二十多日就如去了兩年的一般每日眼淚汪汪望着門外那日向他老奶奶說道第二个去了這些時總不回來不知他可有福氣掙着進一个學這早晚我若死了就不能看見他在跟前送終說着又哭了老奶奶勸了一回忽聽門外一片聲打的響一个兇神的人

趕着他大兒子打了來說在集上趕集占了他擺攤子的窩子匡大又不服氣紅着眼那人亂叫那人把匡大担子奪了下來那些零零碎碎東西撒了一地筐子都踢壞了匡大要拉他見官口裏說道縣主老爺現同我家老二相與我怕你麼我同你回老爺去太公聽得忙叫他進來吩咐道快不要如此我是個良善人家從不會同人口舌經官動府況且占了他攤子原是你不是央人替他好好說不要吵鬧帶累我不

要他那裏肯聽氣狠狠的又出去吵鬧吵鬧約鄰居都來圍着看也有拉的也有勸的正鬧着潘保正走來了把那人說了幾聲那人嘴纔軟了保正又道匡大哥你還不把你的東西拾在担子裏挐回家去哩匡大一頭罵着一頭拾東西只見大路上兩个人手裏拿着紅紙帖子走來問道這裏有一个姓匡的麽保正認得是學裏門斗說道好了匡二相公恭喜進了學了便道匡大哥快領二位去同你老爹說匡大東西纔

拾完在担子裏挑起担子領兩个門斗來家那人也是保正勸回去了門斗進了門見匡太公睡在床上道了恭喜把報帖升貼起來上寫道捷報貴府相公匡諱迥蒙提學御史學道大老爺取中樂清縣第一名入泮聯科及第本學公報太公歡喜叫老奶奶燒起茶來把匡大担子裏的糖和豆腐干裝了兩盤又煮了十來个雞子請門斗喫着潘保正又拿了十來个雞子來賀喜一總煮了出來留着潘老爹陪門斗吃飯

飯罷太公拏出二百文來做報錢門斗嫌少太
公道我乃赤貧之人又遭了回祿小兒的事勞
二位來這些須當甚麼權爲一茶之敬潘老爹
又說了一番添了一百文門斗去了直到四五
日後匡超人送過宗師纔回家來穿着衣巾拜
見父母嫂子是因回祿後就住在娘家去了此
時只拜了哥哥他哥哥見他中了個相公比從前
更加親熱些潘保正替他約齊了分子擇個日
子賀學又借在庵裏擺酒此番不同共收了二

十多吊錢宰了兩个豬和些雞鴨之類吃了兩三日酒和尚也來奉承匡超人同太公商議不磨豆腐了把這剩下來的十幾吊錢把與他哥又租了兩間屋開个小雜貨店嫂子也接了回來也不分在兩處吃了每日尋的錢家裏盤纏忙過幾日匡超人又進城去謝知縣知縣此番便和他分庭抗禮留着吃了酒飯叫他拜做老師事畢回家學裏那兩个門斗又下來到他家說話他請了潘老爹來陪門斗說學裏老爺要

傳匡相公去見還要進見之禮匡超人慌了道我只認得我的老師他這教官我去見他做甚麼有甚麼進見之禮潘老爹道二相公你不可這樣說了我們縣裏老爺雖是老師是你拜的老師這是私情這學裏老師是朝廷制下的專管秀才你就中了狀元這老師也要認的怎麼不去見你是个寒士進見禮也不好爭每位封兩錢銀子去就是了當下約定日子先打發門斗回去到那日封了進見禮去見了學師回來

太公又吩咐買个牲醴到祖上墳去拜奠那日上墳回來太公覺得身體不大爽利從此病一日重似一日吃了藥也再不得見效飯食也漸漸少的不能吃了匡超人到處求神問卜凶多吉少同哥商議把自己向日那幾兩本錢替太公備後事店裏照舊不動當下買了一具棺木做了許多布衣合着太公的頭做了一頂方巾預備停當太公淹淹在床一日昏瞶的狠一日又覺得明白些那日太公自知不濟叫兩个兒

子都到跟前吩附道我這病犯得拙了眼見得望天的日子遠入地的日子近我一生是个無用的人一塊土也不曾丟給你們兩間房子都没有了第二的僥倖進了一个學將來讀讀書會上進一層也不可知但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緊的我看你在孝弟上用心極是難得却又不可因後來日子畧過的順利些就添出一肚子裏的勢利見識來改變了小時的心事我死之後你一滿了服就急急的要尋一

頭親事總要窮人家的兒女萬不可貪圖富貴
攀高結貴你哥是个混賬人你要到底敬重他
和奉事我的一樣纔是兒弟兩个哭着聽了太
公瞑目而逝合家大哭起來匡超人呼天搶地
一面安排裝殮因房屋褊窄停放過了頭七將
靈柩送在祖塋安葬滿庄的人都來弔孝送喪
兩弟兄謝過了客匡大照常開店匡超人逢七
便去墳上哭奠那一日正從墳上奠了回來天
色已黑剛纔到家潘保正走來向他說道二相

公你可知道縣裏老爺壞了今日委了溫州府二太爺來摘了印去了他是你老師你也該進城去看看匡超人次日換了素服進城去看纔走進城那曉得百姓要留這官鳴鑼罷市圍住了摘印的官要奪回印信把城門大白日關了鬧成一片匡超人不得進去只得回來再聽消息第三日聽得省裏委下安民的官來了要拏爲首的人又過了三四日匡超人從墳上回來潘保正迎着道不好了禍事到了匡超人道甚

麽禍事潘保正道到家去和你說當下到了匡家坐下道昨日安民的官下來百姓散了上司叫這官密訪為頭的人已經拿了幾个衙門裏有兩个没良心的差人就把你也密報了說老爺待你甚好你一定在內為頭要保留是那里冤枉的事如今上面還要密訪但這事那里定得他若訪出是實恐怕就有人下來拿依我的意思你不如在外府去躲避些時没有官事就罷若有我替你維持匡超人驚得手慌腳忙說

道這是那里晦氣多承老爹相愛說信與我只是我而今那里去好潘保正道你自心裏想那處熱就往那處去匡超人道我只有杭州熟却不曾有甚相與的潘保正道你要往杭州我寫一个字與你帶去我有个房分兄弟行三人都叫他潘三爺現在布政司裏充吏家裏就在司門前山上住你去尋着了他凡事叫他照應他是个極慷慨的人不得錯的匡超人道既是如此費老爹的心寫下書子我今晚就走纔好當

下潘老爹一頭寫書他一面囑咐哥嫂家裏事務灑淚拜別母親拴束行李藏了書子出門潘老爹送上大路回去匡超人背着行李走了幾天旱路到溫州搭船那日沒有便船只得到飯店權宿走進飯店見裏面點着燈先有一个客人坐在一張桌子上面前擺了一本書在那裏靜靜的看匡超人看那人時黃瘦面皮稀稀的幾根鬍子那人看書出神又是个近視眼不曾見有人進來匡超人走到跟前請教了一聲老

客拱一拱手那人纔立起身來爲禮青絹直身瓦楞帽子像个生意人模樣兩人叙禮坐下匡超人問道客人貴鄉尊姓那人道在下姓景寒舍就在這五十里外因有个小店在省城如今往店裏去因無便船權在此住一夜看見匡超人戴着方巾知道他是秀才便道先生貴處那里尊姓台甫匡超人道小弟賤姓匡字超人敝處樂淸也是要往省城沒有便船那景客人道如此甚好我們明日一同上船各自睡下次日

早去上船兩人同包了一个頭艙上船放下行李那景客人就拏出一本書來看匡超人初時不好問他偷眼望那書上圈的花花碌碌是些甚麼詩詞之類到上午同吃了飯又拏出書來看看一會又閑坐着吃茶匡超人問道昨晚請教老客說有店在省城却開的是甚麼寶店景客人道是頭巾店匡超人道老客既開寶店却看這書做甚麼景客人笑道你道這書单是戴頭巾做秀才的會看麼我杭城多少名士都是

不講八股的不瞞匡先生你說小弟賤號叫做景蘭江各處詩選上都刻過我的詩今已二十餘年這些發過的老先生但到杭城就要同我們唱和因在艙內開了一个箱子取出幾十个斗方子來遞與匡超人道這就是拙刻正要請教匡超人自覺失言心裏慚愧接過詩來雖然不懂假做看完了瞎讚一回景蘭江又問恭喜入泮是那一位學臺匡超人道就是現在新任宗師景蘭江道新學臺是湖州魯老先生同年

胥老先生就是小弟的詩友小弟當時聯句的詩會楊執中先生權勿用先生嘉興蘧太守公孫駪夫還有婁中堂兩位公子三先生四先生都是弟們文字至交可惜有位牛布衣先生只是神交不曾會面匡超人見他說這些人便問道杭城文瀚樓選書的馬二先生諱叫做靜的先生想也相與景蘭江道那是做時文的朋友雖也認得不算相與不瞞先生說我們杭城名壇中倒也沒有他們這一派却是有幾個同調

的人將來到省可以同先生相會匡超人聽罷不勝駭然同他一路來到斷河頭船近了岸正要搬行李景蘭江站在船頭上只見一乘轎子歇在岸邊轎裏走出一个人來頭戴方巾身穿寶藍直裰手裏搖着一把白紙詩扇扇柄上拴着一个方象牙圖書後面跟着一个人背了一个藥箱那先生下了轎正要進那人家去景蘭江喊道趙雪兄久違了那裏去那趙先生回過頭來叫一聲哎呀原來是老弟幾時來的景蘭

江道纔到這里行李還不曾上岸因回頭望着艙裏道匡先生請出來這是我最相好的趙雪齋先生請過來會會匡超人出來同他上了岸景蘭江吩咐船家把行李且搬到茶室裏來當下三人同作了揖同進茶室趙先生問道此位長兄尊姓景蘭江道這位是樂清匡先生同我一船來的彼此謙遜了一回坐下泡了三碗茶來趙先生道老弟你為甚麼就去了這些時叫我終日盼望景蘭江道正是為些俗事纏着這

些時可有詩會麼趙先生道怎麼沒有前月中翰顧老先生來天竺進香邀我們同到天竺做了一天的詩通政范大人告假省墓船只在這里住了一日還約我們到船上拈題分韻着實擾了他一天御史荀老先生來打撫臺的秋風丟着秋風不打日日邀我們到下處做詩這些人都問你現今胡三公子替湖州魯老先生徵輓詩送了十幾个斗方在我那里我打發不清你來得正好分兩張去做說着吃了茶問這位

匡先生想也在庠是那位學臺手里恭喜的景蘭江道就是現任學臺趙先生微笑道是大小兒同案吃完了茶趙先生先別看病去了景蘭江問道匡先生你而今行李發到那里去匡超人道如今且攏文瀚樓景蘭江道也罷你攏那里去我且到店里我的店在豆腐橋大街上金剛寺前先生閒着到我店裏來談談罷叫人挑了行李去了匡超人背着行李走到文瀚樓問馬二先生已是回處州去了文瀚樓主人認的

他留在樓上住次日拏了書子到司前去找潘三爺進了門家人回道三爺不在家前幾日奉差到台州學道衙門辦公事去了匡超人道幾時回家家人道纔去怕不也還要三四十天功夫匡超人只得回來尋到豆腐橋大街景家方巾店裏景蘭江不在店內問左右店鄰店鄰說道景大先生麽這樣好天氣他先生正好到六橋探春光尋花問柳做西湖上的詩絕好的詩題他怎肯在店裏坐着匡超人見問不着只得

轉身又走走過兩條街遠遠望見景先生同着兩个戴方巾的走匡超人相見作揖景蘭江指着那一个麻子道這位是支劍峰先生指着那一个鬍子道這位是浦墨卿先生都是我們詩會中領袖那二人問此位先生景蘭江道這是樂淸匡超人先生匡超人道小弟方纔在寶店奉拜先生恰值公出此時聚往那去景先生道無事閑遊又道良朋相遇豈可分途何不到旗亭小飲三杯那兩位道最好當下拉了匡超人

同進一个酒店揀一副坐頭坐下酒保來問要甚麽菜景蘭江叫了一賣一錢二分銀子的雜膾兩碟小吃那小吃一樣是炒肉皮一樣就是黃豆芽拏上酒來支劍峰問道今日何以不去訪雪兒浦墨卿道他家今日讌一位出奇的客支劍峰道客罷了有甚麽出奇浦墨卿道出奇的緊哩你滿飲一杯我把這段公案告訴你當下支劍峰斟上酒二位也陪着吃了浦墨卿道這位客姓黃是戊辰的進士而今選了我這寧

波府鄞縣知縣他先年在京裏同楊執中先生相與楊執中却和趙爺相好因他來浙就寫一封書子來會趙爺趙爺那日不在家不曾會見蘭江道趙爺官府來拜的也多會不着他也是常事浦墨卿道那日真正不在家次日趙爺去回拜會着彼此叙說起來你道奇也不奇衆人道有甚麽奇處浦墨卿道那黃公竟與趙爺生的同年同月同日同時衆人一齊道這果然奇了浦墨卿道還有奇處趙爺今年五十九歲兩

个兒子四个孫子老兩个夫妻齊眉只却是个布衣黃公中了一个進士做任知縣却是三十歲上就斷了絃夫人沒了而今兒花女花也無支劍峰道這果然奇同一个年月日時一个是這般境界一个是那般境界判然不合可見五星子平都是不相干的說着又吃了許多的酒浦墨卿道三位先生小弟有个疑難在此諸公大家參一參比如黃公同趙爺一般的年月日時生的一个中了進士却是孤身一人一个却

是子孫滿堂不中進士這兩个人還是那一个好我們還是願做那一个三位不曾言語浦墨卿道這話讓匡先生先說匡先生你且說一說匡超人道二者不可得兼依小弟愚見還是做趙先生的好衆人一齊拍手道有理有理浦墨卿道讀書畢竟中進士是个了局趙爺各樣好了倒底差一个進士不但我們說就是他自已心裏也不快活的是差着一个進士而今又想中進士又想像趙爺的全福天也不肯雖然世

開也有這樣人但我們如今既設疑難若只管說要合做兩个人就沒的難了如今依我的主意只中進士不要全福只做黃公不做趙爺可是麽支劍峰道不是這樣說趙爺雖差着一个進士而今他大公郎已經高進了將來名登兩榜少不得封誥乃尊難道兒子的進士當不得自已的進士不成浦墨卿笑道這又不然先年有一位老先生兒子已做了大位他還要科舉後來黜名監臨不肯收他他把卷子摜在地下

恨道爲這个小畜生累我戴个假紗帽這樣看來兒子的倒底當不得自已的景蘭江道你們都說的是隔壁賬都斟起酒來滿滿的吃三杯聽我說支劍峰道說的不是怎樣景蘭江道說的不是倒罰三杯衆人道這沒的說當下斟上酒吃着景蘭江道衆位先生所講中進士是爲名是爲利衆人道是爲名景蘭江道可知道趙爺雖不曾中進士外邊詩選上刻着他的詩幾十處行徧天下那个不曉得有个趙雪齋先生

只怕比進士享名多着哩說罷哈哈大笑衆人都一齊道這果然說的快暢一齊乾了酒匡超人聽得纔知道天下還有這一種道理景蘭江道今日我等雅集即拈樓字爲韵回去都做了詩寫在一个紙上送在匡先生下處請教當下同出店來分路而別只因這一番有分教交遊添氣色又結婚姻文字發光芒更將進取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是書之用筆千變萬化未可就一端以言其

妙如寫女子小人與優皁隸莫不盡態極妍至于斗方名士七律詩翁尤爲題中之正面豈可不細細爲之寫照上文如楊執中權勿用等人繪聲繪影能令閱者拍案叫絕以爲鑄鼎象物至此真無以加矣而孰知寫到趙景滿人又另換一副筆墨絲毫不與楊權諸人同建章宮中千門萬户文筆奇詭何以異茲

司馬君實云好好一个老實者頭被東坡擻

壞了匡超人之爲人學問既不深性氣又未定假使平生所遇皆馬二先生輩或者不至斗然變爲勢利心之人無如一出門即遇見景趙諸公雖欲不趨于勢利寧可得乎蘧生麻中不扶自直苟爲素絲未有不遭染者也余見人家少年子弟略有幾分聰明隨口謅幾句七言律詩便要結交幾个斗方名士以爲藉此通聲氣吾知其畢生斷無成就時也何也斗方名士自已不能富貴而慕人之富

貴自已絕無功名而羨人之功名大則爲雞鳴狗吠之徒小則受殘杯冷炙之苦人間有个活地獄正此輩當之而尤欣欣然自命爲名士豈不悲哉